

腊月初八煮冬深

杨兴杰

天还未亮，屋外安静得只听得见风声。厨房里却已经热气腾腾。母亲挽起袖子站在灶台前，锅里翻滚着米豆，大米、小米、红豆、绿豆、花生、红枣混合在一起，慢慢煮出香味。木柴燃烧的气味与米香交织，热意从灶膛溢出，驱散了清晨的寒冷。

农历腊月初八，是年味儿的开端。无论是深山里的小村，还是热闹的城市街巷，腊八这一天，总能唤醒人们对团圆的期待。街头巷尾，谈论着腊八粥的熬法，家家户户热锅滚粥，或浓稠，或清爽，那一锅热粥，温暖了肠胃，也留下了回忆。

小时候，吃腊八粥是个奢侈的享受。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一碗腊八粥里包含了家里最珍贵的食材——红豆、绿豆、糯米、大枣，甚至还有一两颗母亲省下来舍不得吃的糖果。一

听到母亲在厨房忙活，我们便从被窝里爬起，趿拉着鞋跑去看粥煮得怎么样了。锅里的米豆已经变软，母亲用木勺搅动着，低声嘱咐我们：“别着急，腊八粥不能煮得太快，火要慢，才有味道。”

等粥熬好，母亲会先舀一碗端到堂屋。堂屋的桌子上早已摆好香炉和红烛，这碗粥是供奉祖先的。母亲动作轻缓，端碗、点香、放置，一丝不苟。我们站在旁边看着，只盼着粥快些端上饭桌。

粥终于端上来，每人一碗，热气扑面。碗里的米豆煮得软烂，红枣被煮得胀开，花生的香味融在其中，喝上一口，身上的寒意立刻消失。大人们吃得慢，孩子们吃得快，总是急着挑出碗里最大的红枣，生怕别人比自己多。吃完一碗，母亲会再添上一

勺，说腊八粥吃得越足，来年的日子越好。

腊八节不仅有粥，还有蒜。这一天，母亲还会剥一大盆蒜瓣，把它们装进玻璃瓶里，倒满醋，再封紧盖子。腊八蒜要泡到大年三十才能吃，过年的饺子蘸着腊八蒜的醋，一口下去，酸辣开胃。母亲说，这蒜是腊月的味道，年夜饭少不了它。

吃完粥，家里的忙碌才刚刚开始。父亲提着扫帚打扫院子，母亲开始整理屋子。屋檐下挂起一串串红辣椒和干玉米，厨房里摆满了新买的年货：红纸、鞭炮、瓜子和糖果。街上的集市也变得热闹，卖年画的、卖对联的、卖灯笼的，摊位挨挨挤挤，吆喝声此起彼伏。母亲总要带我们去挑选最鲜艳的对联，再买一盒最甜的糖果。

腊八节过后，年的气息越来越浓，家里的忙碌也越来越多。扫尘、备年货、杀猪宰鸡，每一件事都有人负责。村里的理发铺里挤满了人，剃头的、染发的、烫发的，连小孩子也被拽去剪头发。院子里支起大蒸锅，邻里合伙蒸馒头、蒸年糕，空气中满是麦香和米香。

腊八节是一个起点。从这一天开始，日子变得热闹起来。吃一碗腊八粥，忙起过年的准备，迎接一年的结束和新的开始。年的味道从腊八这一天开始酝酿，它藏在粥里、蒜里、忙碌的家务里，也藏在人们的欢笑中。

腊八节的一碗粥，熬出了岁月的甘甜，熬出了冬日的暖意，也熬出了年味最初的模样。喝下一口腊八粥，似乎能听见时间的脚步声，正轻轻敲响年的大门。



沐浴晨光

拉萨布达拉宫沐浴在晨光之中。

新华社记者 旦增尼玛曲珠 摄

腊月的村庄(外三首)

张满仓

腊月的风，轻轻掠过村庄的脊梁
银装素裹，为古老的土地换上新装

炊烟袅袅升起，舞动在冬日的晴空里
老屋檐下，冰凌闪烁，霜花绘出冬日的绮丽
田野间，一片宁静，麦苗沉睡在梦乡
梦里春风吹又生，绿意盎然待春阳

红灯笼高高挂起，点缀在门扉旁
喜庆的色彩，驱散了冬日的寒意与荒凉

腊梅在枝头绽放，暗香浮动月影旁
坚韧的花瓣，诉说着岁月的故事与沧桑
老树下，老人们围坐一起话家常
皱纹里藏着过往，风霜与希望交织在心上

家家户户忙碌着，备下年夜饭与佳肴
鸡鸭鱼肉香气浓，温暖了小小的房屋与心房

夜深沉，星空璀璨如织锦般辉煌
银河低垂映大地，照亮游子归家的方向
鞭炮声偶尔响起，划破夜的寂静与安详
腊月的村庄，在欢声笑语中迎接新春的曙光

乡村腊月

腊月乡村，静谧时光悠长
古巷深处，低语伴着风霜

寒风轻抚，田野换上银装
青苗沉睡，梦里春意荡漾

炊烟袅袅，晨光温柔破霜
窗扉凝望，希望如丝轻扬

屋檐冰凌，晶莹似梦初醒
滴落瞬间，岁月故事低吟

孩童嬉戏，雪地成欢乐场
纯真笑颜，暖阳般驱散寒凉

腊梅绽放，暗香浮动四方
点点红艳，腊月情韵绵长

溪水潺潺，绕村流淌不息
冰凌闪烁，绘就冬日绮丽

雪地足迹，深深浅浅交织
归心似箭，情深留在每一寸土地

乡音袅袅，腊月情更醇厚
悠悠岁月，心愿随风轻舞飞扬

时光馈赠，静谧每一刻珍藏
腊月乡村，岁月静好，诗意绵长

腊月的乡愁

在腊月
乡愁是腊八节的一碗粥
是小年夜回家的温暖车票
是除夕夜一桌香喷喷的团圆饭

在腊月
身在异乡的游子归心似箭
当他们想起家中的粥香和饭香时
都会情不自禁热泪盈眶
此刻，总会有一缕粥香或一缕饭香
在北风的牵引下
从家门前铺一条回家的路
伸向远方
这条路不仅从头到尾没有冰霜
还能把故乡和异乡紧紧相连

在腊月
乡愁是一首未写完的诗
是一阙未填完的词

乡村冬日的颜色

乡村冬日的颜色
看似单调异常
其实，此时
在生我养我的黄土地上
并非处处都是暗淡的萧条
在田间有一抹亮晶晶的新绿
它是不畏冰霜的火炉
炉中火苗日日夜夜不停地燃烧着
不断地闪烁希望之光
时常有农家儿女
趁农闲办喜事
那一抹光彩夺目的红
把生养我的村庄装点得格外漂亮
正是那一抹光彩夺目的红
既像傲霜的红梅
给予我们乡村儿女御寒的勇气和力量
又似世间另一种不灭的火焰
既能温暖我们的心房
又能把我们冬日
那原本被严寒暗淡的日子照亮

滇池湿地水杉红 生态美景引客来

近期，云南省昆明市滇池沿岸各湿地公园内，水杉迎来最佳观赏期。在冬日暖阳的映照下，水杉林色彩斑斓，仿佛一幅幅浓墨重彩的油画，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①是2024年12月29日拍摄的昆明晋宁南滇池国家湿地公园内的水杉(无人机照片)。

②是2024年12月30日，游客在昆明海洪湿地公园水杉林间划船游玩。

新华社记者 陈欣波 摄



白菜的腊月温情

叶俊

寒冬腊月，当世界被冰雪覆盖，白菜便悄然成为人们餐桌上的主角。每当此时，清晨的菜市场总是热闹非凡，即便天还未亮，城市还在沉睡之中，这里已是一片繁忙景象。摊主们早早地摆好了新鲜的白菜，在微弱的晨光下散发着诱人的光泽。买菜的人们穿梭于各个摊位之间，挑选着自己心仪的食材。对于许多家庭来说，腊月里的这一餐，如果没有一盘热气腾腾的白菜，似乎就缺少了那份家的味道。

走进厨房，炉火正旺，锅中的

水已经开始翻滚。将洗净切好的白菜放入沸水中焯烫片刻，捞出沥干水分后，再用猪油轻轻煸炒，直到每一片叶子都裹满了油脂的光泽。此时的白菜，既保留了其原本的清甜，又增添了几分浓郁的香气。如果再加上几片五花肉同煮，或是搭配一些豆腐、粉丝等辅料，便能烹制出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白菜炖肉或白菜豆腐汤。

白菜在中国人的饮食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它不仅营养丰富，易于保存，更因其朴实无华的“性

格”而深受百姓喜爱。正如古人云：“白菜青盐糙米饭，瓦壶天水菊花茶。”简单的对联，道尽了普通人家对生活的热爱与满足。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天，当外面的世界被冰雪覆盖时，屋内那一盆盆冒着热气的白菜菜肴，就像冬日暖阳般温暖着每个人的心田。

记得小时候，每逢过年，家里总会准备一大缸腌制好的酸白菜。母亲会精心挑选最优质的白菜，经过清洗晾晒后，一层层码放在大缸里，撒上适量的盐巴，最后倒人老陈醋密封起

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原本平淡无奇的白菜便变成了酸香扑鼻的美味佳肴。无论是用来包饺子，还是做酸菜鱼，那股独特的风味总能让人回味无穷。

随着岁月的流转，虽然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可供选择的食材也越来越多样化，但当到了腊月时节，白菜依然是许多人难以割舍的情结。它的存在不仅仅只是为了填饱肚子，更重要的是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对故乡的记忆和思念。

腊月的白菜，不仅仅是一道美味，更是一种情怀。它带着土地的气息，带着阳光的味道，静静地躺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记忆深处。当新年的钟声敲响之际，愿这一份简单而又珍贵的情感永远流传下去，让每一个游子都能感受到来自家乡的温暖怀抱。

苏轼与岭上梅

刘扬

苏轼曾在岭南度过约7年时光。彼时，岭南被视为蛮瘴之所，苏轼被贬至此，大抵是人生的至暗时刻。然而，正是在这7年，苏轼的思想精神转入更为广阔的世界，泊然无所芥蒂，此间心境，值得后人一读再读。

苏轼的文字给人最直观的印象，莫过于他总是心怀热情，从朴素的生活中挖掘出诗意和乐趣。在苏轼眼中，惠州风物宜人，漠漠江云、潇潇海雨中，桂花香气遇水成滴盈盈欲坠，新鲜的荔枝像小火球一样挂在枝头，橙黄的柑实、朱红的橘子、紫红的杨梅，岁岁都是好收成，且价格极廉……身为老饕，苏轼自然要一饱口福。岭南的荔枝果然清甜可口，他又辗转购得羊脊骨，点以薄酒粒盐，烤至微焦，剔食佐酒，乐此不疲。白鹤峰上的小房子盖好了，终于能被散头发，躺在小藤床上，宽心睡上几觉。哪管窗外春日迟迟，先生犹在梦中。

这一幕幕剪影，固然源于苏轼那自适的天性、诗人的敏锐，可也确为自觉的智慧。苏轼是很清醒的，“一生忧患，常倍他人”，把生命的热情燃烧在此刻也就不失为良方。正如寓居惠州嘉祐寺时，苏轼常往松风亭散

步，可年近花甲之人，早过了牵黄擎苍、立马射虎的年纪，有时脚酸筋疼，望着不远的处的亭宇，不知如何走到。一日，苏轼忽然想到“此间有甚么歌不得处？”于是坐下歇了歇脚，掉头回家，自觉如钩上的鱼儿，忽得解脱。

苏轼还有一种能力，就是无论走到哪儿，都可以很快和当地人交朋友。弟弟苏辙说他“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初抵惠州，当地官民父老同情他的遭遇，欢迎他的到来，让他倍感亲切释然。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说这里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已然计划终老于斯。很快，惠州的簪履、博罗的林莽、广州的王古，一个个成为他的新朋友。苏轼还热心公益，向惠州贫病的百姓发放药物，建议广州官府从白云山用竹管向城中引水，改善百姓的饮水状况。他多才多艺，待人温和，同理心丰富，又不存身份之见，无论是士大夫还是贩夫走卒，都常常倾倒于他的魅力。成为苏轼的朋友，大概是很幸运的一件事吧。

正是朋友们的相助，苏轼度过了最艰难困窘的时刻。绍圣四年

(1097年)，苏轼责受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初到海南，资用匮乏，正所谓“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在当地土人的帮助下，他在城外买了一小块地，又是当地人帮着“运甕畚土”，几间小屋子得以盖成。饮水食芋，总算在儋州安定下来。

上元节，他与当地朋友约好一起夜游城隅。月华如水，他也许穿戴的正是黎族老人的样子。他们进入西城，穿过僧舍，走过街巷，一路欢声笑语，肉铺酒肆热闹异常。回来时夜交三鼓，他早已熟门熟路，身世两忘。海南三年，离开时，他说自己应该本就是海南人，只是碰巧在蜀地出生。心理学认为良好的社交关系可以让人避免抑郁，估计苏轼会很欣赏这种说法。

读苏轼这个时期的诗文，很难不被他精神世界的圆转无碍打动。宋人常说子瞻好辩，其实最难的是开解自己。早年谪居黄州时，苏轼常常思念家乡眉州，他就想长江水中有一半是峨眉山的雪水，自己饮食沐浴都取此水，和身处故乡也就没有太大差别。登岛前，苏轼已与家人诀别，天

涯海角，这回连山与水的精神联系都无法攀借了。周遭海天无际，故乡渺不可见，看来是很难回去了。

但苏轼到底是苏轼，心情慢慢就转过来了。他想到天地被积水包围，九州在一片大瀛海里，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生灵有谁不生活在岛上？那么身处海南或回故乡又有何区别？如此，再大的困境也变成了风景。

岭海七年，襟怀磊落的他早已心地光明，不再囿于往事，而是把关注点放在未来，放在事物美好的一面。元符三年(1100年)苏轼遂得北归，后再次来到大庾岭。度岭时，当地最引以为盛的梅花已过花期，他遂赋诗《赠岭上梅》：“梅花开尽杂花开，过尽行人君不来。不趁青梅煮酒，要看细雨熟黄梅。”梅花飘尽，就连梅子青涩适于煮酒的时节也已经过去。那么多美好的时刻，多少来往行人都曾拥有，唯独自己全部错过。这也许是令人悲伤的，但苏轼让我们看到了另一面，总有美好的事情可以期待：梅花落了，还可以有青梅煮酒。青梅季也过了，那就静待细雨把甘甜压进果实，看黄梅渐渐成熟。
(转自《人民日报》)

站在运河大堤上

金秋

风从很远的地方过来和我握了握手
树上有鸟儿啼鸣，仿佛在弹奏一首乐曲

拾起一片落下的叶子
读出了一首不知是谁写成的诗
看河里流动着的水
有很多落叶在水面上漂流
一只小船漂在水面上，一只小鸭子唱着歌
鱼儿欢快地跃出水面，谱出一串歌的音符

运河边上的码头把自己的繁华留在时光里
春天孕育让自己有了目的
有一只鸟儿很早的时候就融入了天地
岁月在流动里握住了天地变幻的把柄
历朝历代的变迁在一草一木中
惊醒了整个运河、运河大堤
这就是中华
在万里的曲折中有了自己的精神

大海澎湃在所有人的心里
守护自己脚下的土地就是守护自己

一个字母一个数字
细腻现实与一个人的信息
嗅一嗅不知嗅到的是什么气味
有人写了一首诗
有人谱上了曲，唱遍华夏大地
有一只红色的蜻蜓飞过运河上空
我站在高高的运河大堤上
让自己看清楚是非

我的笔一直没有离开过运河大堤
因为我知道我的根就扎在这里
无论是苦是累
孕育出的情感一代一代延续
运河，小时候我就在这里
了解成熟维护
天空有一只雄鹰扇动着有力的翅膀
把整个运河重新整理
一片叶子在我的嘴里吹奏出悠扬的歌曲
歌词和作曲其实就一个人